# 「反英抗暴」一段內幕

生活語絲 吳康民

近讀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中的《香港鬥爭》一節，透露了鮮為人知的一九六七年香港「反英抗暴」的一段史實。

當時九龍新蒲崗人造花廠因勞資糾紛，與前來干預的港英警察發生衝突。北京「文革」中的造反群眾連續幾天在英國駐京代辦處前示威。而《人民日報》幾乎每天都有大篇幅報道。

周恩來總理直接處理這件事。他多次召集會議，出席的有陳毅、廖承志和當年主持外交事務的副部長羅貴波。也有從香港召回的港澳工委負責人。

周總理深知，香港群眾起鬥爭，並學習毛澤東思想、反對帝國主義，這場鬥爭必須支持。但另一方面，中央和毛主席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不變，鬥爭必須適度。因而他對照搬內地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提出批評：「特別是把大喇叭安在中國銀行的大樓上，簡直是滑稽」，「這樣做不是故意向人家挑釁嗎？」

五月底，周總理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有三四十人參加、包括港澳工委有關人員的會議。會議上，港澳工委提出，香港警察打人兇狠，群眾恨之入骨，建議同意他們在香港襲擊幾個警署，殺他們幾個最壞的警官，以起「殺一儆百」的作用。周總理立即批評說：「什麼『殺一儆百』，簡直是荒唐！共產黨是搞政治鬥爭而不是搞暗殺。」這個建議被否決了。

六月二日，由「四人幫」骨幹分子王力授意的《人民日報》社論：《行動起來，粉碎港英的反動統治》。文章說：「港九愛國同胞們……勇猛地向着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這個說法，又把毛主席、周總理倡導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拋之腦後了。

之後，發生沙頭角的武裝衝突，打死五個港英警察。主事者主張在這個勝利的基礎上，再組織民兵作更大規模的行動。周總理立即加以制止說：「不行，只此一遭，下不為例。」

往後，「四人幫」策動火燒英國駐京代辦處，「好戲還在後頭」。

# 換肝先鋒

淑梅足跡 車淑梅

不少香港人認識「換肝先鋒」、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茂教授都因為他醫治過羅文，也是肥姐的主診醫生，他常稱讚肥姐就算躺在ICU病房，見醫生第一句都問「吃飯了嗎？」非常有人情味。事實上醫生工作辛勞人所共知，職業病也多不勝數，腰酸背痛、頸骨勞損，「沒法子，以前醫生一星期工作一百小時，現在降至六十小時已算非常幸福。走進手術室十多小時持續同一姿勢是等閒事，試想戴着那兩片吸在眼鏡片上的超級放大鏡，瞄準病人部位，取東西只可伸手，由護士放在手上。莫說喝水吃東西，上洗手間和休息坐一會也不用提了。」

辛苦但有價值，盧教授小時候最愛和哥哥砌坦克車模型，化零為整，甚至可以開動，太有滿足感了。盧家經常被問及祖先是否安葬在葫蘆山？父母六名兒子，三名當醫生，十名孫子，一半行醫，原來全受父親大人的影響：「家父當老師，他自小常灌輸當醫生是最能幫助別人的職業，太平戰亂，富貴貧苦都需要醫生。他常提醒我們入試場之前要作好充分準備，要有爭取一百分的心理，若最終不成功，也要樂意接受結果。」

盧教授自我要求高，視每一次的手術都是一件藝術品，甚至表露在家裡的針子上：「那次獨生子到外國升學，衣物要縫上名字布條，太太將任務交給我，我樂意將手術室的功夫展示出來，將線部都收藏在布條下面。」嘩，大國手為兒子服務太難得，他說：「我當時只是阿四罷了，哈。」

盧教授經常感謝他的賢內助（當年有港大校花稱號）對他的全力支持。我相信教授的肝臟是長在腦袋位置，他滿腦子都是思考着肝病的問題，他指電影《鐵達尼號》就是肝病患者等待換肝的寫照，鐵達尼號全船二千多人，救生艇只有一千座位，最後使用救生艇獲救者七百，女主角能夠生存是靠一塊木板。於是啟發起盧教授等專家要為未能等到屍肝移植的病者製造更多救生木板。十九年前，首創成人活體換肝手術，將健康哥哥的右肝切除部分，移植到急速肝衰竭的弟弟身上，成功了，也打破了澳洲只能將成年人活肝移植給小童的慣例，轟動全世界，今天這方法救活了不少肝病患者的生命。

盧教授愛護病人亦關心社會，在早前「佔中」事件當中，他的反「佔中」言論受到了攻擊，他不為所懼繼續敢言，對現今部分年輕人的偏激思想，認為是受到兩大影響：（一）互聯網的世界，受了什麼薰陶，家長可能也不知道；（二）菲傭永不Say No的後遺症，孩子以為世界就是這樣的簡單順意，要什麼就可以立即得到什麼，也搞出了一個自我中心的ME世代。

今天香港回歸十八年，同齡孩子也可取得成人身份證了，香港人可以把ME世代轉成WE世代嗎？正如盧教授所指，生活在這裡的人都應該幫助她發展，而非拉着她的後腳，阻礙香港發展。

■盧寵茂教授（左）接受車淑梅（右）訪問。 作者提供

# 同性婚姻必將得寸進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報載美國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五比四的輕微多數，裁定美國各州不得禁止「同性婚姻」，為全世界的「基解運動」（又稱「同運」，英文可以是Gay Liberation Movement或Homosexual/LGBT Rights Movement）打了一支強心針。

支持這個判決的人認為是人權大勝利，還說「結婚」是基本人權云云；反對的則認為是「司法權」干預了「立法權」，將一個原本應該由立法部門處理的社會爭議，讓司法部門越俎代庖做了決定。近年，我們看到香港的司法部門向行政部門奪權，結果當然是法治精神和原則受損了。

幾個月前一次老同學飯局敘舊，席中有人問我：「你還是反對『同性戀』嗎？」我當然如「留聲機」一般的重複，「同性戀」是個誤譯，應該叫「同性性愛行為」。而且，我不反對成年人以個人的自由意志決定參加「同性性愛行為」，但請勿欺騙小孩、請勿打壓異見人士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今天香港人（大中華圈的中國人、華人等等亦如是）理解的「同性戀」實為英文「Homosexuality」的中譯。其實英文對兩男、兩女模仿一男一女的「性愛行為」（Sexuality）分作兩回事來看待和研究探討，男男的叫「Homosexuality」，女女的叫「Lesbianism」，涇渭分明。我常對小朋友解釋說，「性學」（sexology，又譯作「性科學」）的研究萬萬不可以男女不分、混為一談。

就我所知，當今之世，整個大中華圈（兩岸四地，至加亞洲地區講漢語、寫中文的華人社群）就只有北京的朱琪教授和潘國森兩人，反對將「Homosexuality」譯作「同性戀」。潘國森認為應譯作「（男）同性性愛行為」；朱老師則提倡譯作「同性慾」。我的考慮是「Sexuality」應以譯作「性愛行為」最能涵蓋「精神」和「肉體」兩方面，即是「戀愛」和「性愛」。朱老師的考慮是「sexuality」並無「戀」的意義。

香港某個關注「同運」的團體，算是本地抗衡「同性婚姻」的主力。他們每一次「從俗」大談「同性戀」如何如何，我都盡可能勸他們不要上當，可是每次重複我的意見，他們都不接納。

即使我從俗用「同性戀」一詞，「男同性戀」跟「女同性戀」也是兩碼子事。簡單來說，「男同性性交」容易傳播性病，這是醫學界深知而不敢明言的事實，「女同性性交」則相對沒有「男同性性交」那麼「危險」。

我那位老同學其實是個醫生，他其實知道我批評「男同性性交」不安全。幾年前曾對我說，如果有西醫行家牽頭，發起簽名運動，告訴香港市民「肛交的禍害」，他一定會參加簽名！可是要他一個人站出來講，就沒有這個打算。

「同性婚姻」當然不是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結婚那麼簡單，運動背後還有許多匪夷所思的後着，定會得寸進尺。最近，外電報道泰國有三個男人一起結婚！此事錯綜複雜，一天談不完，下回分解。

（同性婚姻的影響・一）

# 旅途遇「老鄉」

百家廊 戴永夏

常聽人說，外出旅遊要十分當心，一不小心就會上當受騙。我聽時嘴上諾諾，心中卻不以為然。想來那些小騙混混，無非施些雕蟲小技，騙騙涉世不深、沒出過遠門的人尚可，如我等口袋捂得緊緊的「工薪階層」，走南闖北也見過些世面，怕不那麼容易上當受騙吧？

我這樣說，並非全憑想像，我也有過識破騙局的經歷。

那年，我到青島旅遊。下車後，我一個人提着提包，走在行人較少的一條林蔭道上。忽然，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從我身邊飛過，他口袋裡掉出的一個小紅包正好落在我的面前，還沒等我反應過來，身後的一個中年人就一步邁過去，將紅包撿起。接着，他開始表演了：先是主動跟我搭訕，說這紅包是我們兩人撿的，應歸我們兩個所有。然後他打開紅包，裡面露出一枚金光閃閃的金戒指，戒指下面壓着一張金額一千五百元的發票，還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某某，你託我買的戒指已經買到，現託某某給你送去……」他把這些一一展示完，自以為天衣無縫，我卻基本看清了他的騙子身份。因為一個人撿了東西，想據為己有，就不願讓別人知道，更不會主動分給毫不相干的人。果然，他又繼續表演，悄悄地問我：「你看我們怎麼分？」我心裡有了數，便不慌不忙地說：「你說呢？」「這樣吧，這金戒指歸你，你給我七百元錢，你多得點，行嗎？」我也不傻，就進一步試探他：「我看，你把金戒指留下，你多得點，給我七百元錢吧。」他一看我不上鈎，便有點着急地說：「我等着趕車，身上沒帶錢，這怎麼辦？」我一聽，這傢伙黔驢技窮了，又怕他狗急跳牆，給我虧吃，於是指了指前面的警察局，帶點威脅的口味說：「這好辦，把這包送到警察局，讓警察處理不好嘛？」他一聽，感到大事不妙，便急匆匆地朝前跑去，邊跑邊回頭對我說：「你可別後悔啊！……」

有了這次的勝利，我便常在朋友間炫耀，有時還得意地告誡別人：「在公共場所，只要你不貪便宜，再高明的騙子也騙不了你！」我自以為有了經驗，就能保「金身不敗」。豈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我這兩下子，真遇上巧舌如簧、工於心計的騙子，照樣被騙。

有一次，我們一行十多人到大連旅遊，被導遊領進一家珠寶店「參觀」。那位自稱是緬籍華人的年輕老闆聽說我們是山東來的，便興高采烈地親自出面接待，又是倒茶又是敬煙，真比見了親人還親。他說他的老家也在山東，父親當年在國民黨軍隊服役，隨李彌的部隊敗退到緬甸後，被緬甸政府收編。他父親是一支部隊的司令，擁有一座玉石礦山。他身為緬軍中校，很思念家鄉，很高興見到家鄉的親人……這「老鄉」愈說愈近乎，「鄉情」愈扯愈濃，不經意中就扯到生意上：「我這裡出售的玉石，都是自家礦山開採的，貨真價實，尤其這次帶來的幾百枚鑽戒，都是真正的南非鑽石。因我大哥在海關工作，南非人用鑽石來換毒品，所以很容易弄到他們的鑽石……諸位老鄉可以不買，能來光顧鄙店我就很高興。先父有遺言：要視老鄉如親人。真是真玉易得，老鄉難覓啊！下次你們到緬甸旅遊，只要給我打個電話，我一定派軍隊去迎接。諸位不要以為我在吹牛，緬甸和中國的國情不同。在那裡，我的軍隊我說了算……」

我真佩服這位小老闆的見多識廣，他算把我們山東人的忠厚實在、忒重鄉情的品性摸透了，一味地用濃濃的鄉情打動我們：「今天遇到老鄉，我只能實話實說。這鑽戒標價四千八百元，說不賺錢是假的，其實即使打到兩折我還能賺錢呢，但我不能賺老鄉的錢，我若欺騙老鄉，對不起我老父的在天之靈。今天我只收個本錢，三百元一枚，請諸位老鄉替我保密……」

多好的「老鄉」！多重情義的「義士」！我們被深深打動了。古人說人生有四大樂事：「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我們輕易地就碰上了樂事一樁，我和另一位同事毫不猶豫地買下了幾枚鑽戒，也深領了這位「老鄉」的一片「真情」。

我們將鑽戒帶回賓館，很自得地在同伴面前炫耀。一位內行拿過去一看，一眼就看出是假貨，所謂的「南非鑽石」，不過是人造寶石之類，值不了幾個錢。這讓我們像挨了當頭一棒，真不敢相信我們也會上當受騙。令我痛心的倒不是枉花了幾百元錢，而是自己也犯了個低級錯誤。你想啊，每天進店的顧客成百上千，店家對誰都有一套讓他上鈎的理由，我們哪就這樣巧，一來就攀上了「老鄉」？就是真的遇上「老鄉」，商人為了爭奪利益常常連親爹娘都不認，哪肯對我們這些萍水相逢的「老鄉」大發慈悲，見義忘利？

就在購物的第二天，我借口要調換一隻口徑小一點的鑽戒，按名片上的號碼撥通了那位「老鄉」的手機，但接聽電話的卻是另一個人。他只是靜聽，一句話都不說，聽完我提出的要求後，他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我們老總到香港去了。」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放下電話，我徹底明白了，原來在不法商人那裡，「鄉情」不過是行騙的道具，諾言更是一錢不值。好在，我們還沒去緬甸旅遊，讓他派軍隊迎接，若真是那樣的話，就是能撥通他的電話，對方也會告訴你：「對不起，我們的老闆到聯合國去了，一時回不來……」

心實的人啊，你就耐心等吧！

# 藝術家的才與情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藝術家中有一些清高謙厚之士，修養與才情兼備，處事恰到好處，令人尊敬欽佩。

令我最大感觸的是在二零一三年，一位有點名氣的人像油畫家，我從未見過一面，看過他幾幅作品，對他的功力頗為欣賞。某次得知一私人藝術交流會請來多位畫家即席示範，當中包括這位已有一把年紀的畫家，於是慕名出席。甫見面我便表達仰慕之情。

客套一番，裸體模特兒也準備就緒，他老人家卻不斷推辭，說上一大堆不見得體的說話，大家都恭恭敬敬地邀請他示範，他就是光講無謂說話，最後以鉛筆隨意三筆勾畫了女模的胸部便坐下來，滔滔不絕地吹噓自己的威水史，使得在場的人甚不是味兒，籌辦的朋友極為尷尬。

幸好另外兩位名畫家大方得體，見氣氛膠着，二人對望了一下，便各自拿起畫筆，認真地示範起來。他們風格各異，但藝術造詣同樣令人嘆為觀止。作品完成後，他們還大方地分享了個人的繪畫心得，親切而謙遜，最後二人握手，互相讚賞，在場的人看到甚麼是大家風範，甚麼是氣度！

那位人像老油畫家，不知在甚麼時候悄悄地溜走了。對於他，我確實是徹底地失望，過去對他欣賞之心完全破滅了！心中不禁問：「他真的懂藝術嗎？他是過於自負還是不敢獻醜？」

有些藝術家才情豪邁、謙謙君子、刻苦努力、功夫扎實、為人低調，無論是作品、言行都散發着光芒，教人從心尊敬。

有些藝術家，縱使有天分，但言行過於浮誇，自吹自擂多於求進步，最後被賞識者唾棄，只落得孤芳自賞。

有一些藝術家教學生，規定學生要完全臨摹他的風格，不得有個人創意，窒礙學生的個人發展；有些則對學生說話尖酸以凸顯自己的才能；有些則只懂推銷個人的書籍和貨品，最後都被學生離棄。

# 「窮畫家」醉心記載香港

七嘴八舌 小臻

幾年前經朋友引薦下認識了香港當代畫家、國際當代畫家協會副會長、香港美術專科學校校友會學術主任長楊奕老師。當時仍是邊畫畫邊兼顧一份正職的楊老師，見到晚輩這種門外漢都十分有耐性地講解他以寫實油畫記載香港歷史的故事。這位樸實的畫家幾十年如一日守衛着「寫實油畫的世界」，堅守理想。近年他決定退下工作單位，全心全意畫畫，不希望浪費自己研習了幾十年的功夫，有時夫妻一齊到郊外和街頭寫生。這種有共同愛好，夫唱婦隨，步調一致行人生路的浪漫情懷確令人羨慕。

將對外部世界細緻入微的觀察轉化為審美享受的過程被稱為寫實繪畫。寫實繪畫就是通過再現場景為觀看者帶來親臨其境的感官體驗。這種繪畫方式曾在文藝復興時期盛極一時，二十世紀傳入中國後又被以徐悲鴻為代表的眾多藝術家發揚創新。寫實繪畫顧名思義，最講究的就是要「似」，不僅要形似還要神似。強的觀察力和高超的繪畫技巧一樣都不能少。而在寫實繪畫中又以畫人物最考功力，楊老師兩樣也畫，看他作品有人物、水果、風景和建築物，很全面。

楊老師謙稱自己是窮畫家，但在街上寫生時經常有遊客想向他買，他卻會拒絕。他的畫室內有許多作品亦沒有輕易賣出去，他承認畫家作品需要在市場流通才能提升知名度，多人欣賞，但他不擅此道，只懂埋頭畫畫，而且目前未需要以畫畫為生就不管了。

做藝術的人的確不需要太理智的，精神富足最重要。楊老師認為畫家的精力畢竟有限，如果光想着要發財致富、功成名就，專注於無關的「編故事」，就會浪費掉藝術家太多的才華和力氣。

畫家在作畫時最好不帶有任何目的，楊老師表示畫寫實油畫往往根據現場環境而定畫面的大小，所以他的畫的大小長度都不規範，這樣才真實。

楊老師喜歡畫香港街景、碼頭公園等，例如油麻地廟街、深水埗這些舊區。有許多畫家不愛畫風景區，好的藝術品往往都能夠引起觀賞者的共鳴，又能夠推動社會進步。馬家寶也畫過收受紅包的醫生，反映社會現象的作品可以不用一個字就起到警醒社會的作用。這就是藝術的力量，但藝術強烈的震撼力來源於自然、真實、不刻意和不造作。

最令人佩服的是楊老師不計較酬勞，不時免費為學生培訓美術老師和有天分的學生，他是希望教識他們，再由他們發揚光大。楊老師的畫不少記載了香港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區的不同時期的不同風貌，實在很珍貴，若要收藏同香港有關的藝術品的人，大可打楊老師主意。

# 機器人來了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持續上網的好處之一就是，你能對某些問題產生一個認識流，進而形成自己的某種印象。這篇《機器人來了》，就是小狸最新形成的印象一例。

說起機器人，其實每個人都風聞已久，但最近它真的就要來了。最新引起小狸注意到這一點的是英國《每日郵報》網站五月十一日的一篇報道，它說到「機器狗的崛起」，正巧小狸也是一位愛狗人士，於是便津津有味地注意到這篇報道作者的論斷：「據信，全球人口增長將導致只有超級富豪才養得起真正的動物。作為替代，人們將轉向虛擬夥伴。」這位作者還進一步指出：「這根本要不了幾百年的時間。如果像預測的那樣，二零五零年地球人口將達到一百億，這種情況很可能來得比我們預想的更早。」

但小狸感到這位作者對「機器『狗』來了」的預測時間有點語焉不詳，於是注意到《今日美國報》網站六月二十一日有一篇文章說：「我預計在這五年內就會成為現實。」當然，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你會讓機器人幫你管錢嗎？》，而不是講「機器狗」。這當然更能形成小狸的「認識流」了，且看此文作者怎麼說：「今年三月，某知名證券公司推出了機器人顧問『智能投資組合』項目——只需要你回答幾個簡單問題，就能制定出低成本的投資組合計劃，在短短兩個月之內，這個項目就吸引了二十三億美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新客戶。直至截稿前，這個領域正變得愈來愈擁擠，但眼下呢，真人顧問仍然佔據着重要地位。」所以呢，小狸明白了：「我預計在五年內就會成為現實。」

小狸對此文作者於「機器人來了」的五年之許印象很是深刻，但沒過幾天，即六月二十六日，還是那家英國《每日郵報》網站的又一篇報道讓小狸的認識尤為深刻了。這篇報道的題目是《砌磚機器人兩天蓋棟房》，僅從這個題目即可知曉，這裡所說的機器人，既不是將來式，也不是現在式，而是過去式了。事實也的確如此，雖說「六千年來，砌磚過程基本不變，至今靠人力一塊一塊地往上砌」，但有一位澳洲人馬克皮瓦克卻顛覆了這個傳統的砌磚概念，他耗資七百萬美元，花了十年時間，運用各種技術聚合成一個機器人，「這個機器人有一個二十八米長的支臂與其主體相連，支臂的盡頭是一隻機器手，能夠一氣呵成地握住磚、拿起磚、放到位。」於是，「砌磚機器人兩天蓋棟房」！

小狸為此而感到興奮。又看到英國《金融時報》網站六月二十五日有報道說，「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於去年真正開始起飛，銷量同比增長百分之五十三，佔全球市場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鑑於機器人在中國生產企業中的低滲透率，我們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開端。」

小狸不禁為此而興奮莫名了。你好，中國的新「開端」。你好，正在走來的「機器人」。